

# 云水思南

■ 杨清博

在来思南的路上, 突降瓢泼大雨, 雨水极不均匀地一瓢一瓢倾倒在车窗上, 雨刮器开足了马力也很难让视野清晰。可这山地的雨水却也奇怪, 有时穿过一座山洞, 或是越过一座山峰, 雨水便戛然而止; 正当你以为雨过天晴的时候, 跑着跑着, 又会突然冲进雨幕当中。思南以一场豪雨迎接了我们, 也把自己打扮得云垂雾重、八方霞霞, 仿佛有无限心事, 却深藏城府, 引而不发。

到达县城, 暮云破晓, 已近黄昏, 这天正是当地赶场的日子, 县城沿乌江的那条长街虽被疾风骤雨吹打得一地狼藉, 却仍然川流着忙碌的人群。峡谷中的城市, 总会有些神秘兮兮的感觉。首先是山, 遮天蔽日, 威风凛凛, 万丈高崖崔嵬怪异, 巨石嶙峋, 草木稀疏, 整座山好像压在人们头顶, 雄赳赳气昂昂, 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非冲出谷外难以化解。再就是河, 眼前这条幽深滚动的乌江, 历史上又称为黔江, 不管是“乌”还是“黔”, 在色彩上都跟黑有关, 我看这条江水深不见底, 且一路高峡相伴, 阳光常被挡在山外, 这名字也很是合适。

城市就在山水之间, 进不得进, 退不得退, 只有深耕繁育, 密密麻麻。柳永称钱塘“参差十万人家”, 用来形容这峡谷里的山城也合

适。白天看过去, 房屋建筑满山满谷参差错落; 晚上来看, 斜月孤悬, 一城星灯, 仿佛漫天星斗坠落山间。这里的人们若不远走高飞, 便只能安土重迁, 细细耕耘, 精细盘算, 把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极致。

从饮食上便能感知这里人心的细致。让人意想不到于此山雄水健、气势磅礴的峡谷山城, 这些粗犷的山地汉子与泼辣的姑娘媳妇, 竟会将食物品咂到如此细腻生动。时逢盛夏, 正是吃冷饮的季节, 思南的街巷里卖冰粉的特别多。这里的冰粉格外精细, 梅子蜜饯一碗一碗, 五颜六色, 摆满一桌, 随便一家小小的店铺, 都能做出几十种不同风味的冰粉来, 品类琳琅满目。别的地方糍耙年糕无非是在表面印一些图案, 思南人偏要在花甜耙上“炫技”, 他们把图案做进食物里面, 而且里里外外通体一致, 你不能不佩服他们大会琢磨了。思南人说话, 话锋“Q弹”有力, 不够细致的食物, 如何涵养这副口舌呢? 孔夫子“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 到了思南也该满足了。

除了吃的, 用的也精细, 思南花烛色彩之鲜艳, 造型之繁复, 令人啧啧称奇。不就是蜡烛嘛, 他们偏要浇铸得仿佛精细雕刻的工艺品, 龙飞凤舞, 花团锦簇, 让人怎么舍得去点燃它?

思南号称“黔中首郡”, 可见其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豪。历史的辉煌

已成往事。漫步在老城区文化街上, 文庙前的礼门义路, 高门紧闭; 万寿宫的苔痕草色, 沿着古老的台阶, 奋力爬升。好在有这些老街巷, 一座城市, 才显得从容、雍容。老街不一定要古色古香, 却一定要有老居民、老马路、老店铺, 有阳台上爬满的绿植, 有生锈的铁栏杆, 有陈旧却醒目的招牌, 有窄窄的却把鞋底打磨光滑的路面, 有松松垮垮的领带, 有眯着眼谈天的老人……用一个古老的词汇形容, 叫“市井”, 用一个现代的词汇来说, 叫“日常”, 市井里藏着历史, 日常中透着精神, 一座城因此而更加鲜活。

信步行至安化街, 古老的民居大多狭仄, 唯有周家盐号格局阔大, 可见当年盐商的兴盛。这里的老街老巷濯足大江, 枕靠雄山, 街巷中的寺庙、盐号、古老的木屋, 它们深沉的颜色, 好像是被码头下浩浩的乌江水千百年来沿着陡峭的巷道台阶静静地向上蔓延、晕染。青砖石径, 乌篷黛瓦, 陈年板路, 高山危崖, 纷纷投影在清欢的乌江水浪之中。江山如墨, 岁月如泼, 一幅泼墨山水, 有人间烟火、钟鸣鼎食, 有雾霭流岚、山长水远。身在此城, 常思天人之际, 既危惧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又叹服于人类渺小生灵的锲而不舍。

昔日的挑夫、商贩、官差、士大夫, “算而今、重到须惊”, 千百

年来被高山大河胁迫压制的司府之城, 如今已是高楼雄起, 桥梁飞架——这里说“雄起”“飞架”, 丝毫没有文学的夸张。为节约土地, 这里楼宇高峻, 前望江水, 后探悬崖, 风光独具。高速公路为取直道路, 不得不飞架桥梁于夹江两山之上, 车行桥上, 如在云端, 令人不敢侧目。思南人还嫌空间不足, 竟然冲出峡谷, 在峡谷后面的兽王山顶再建新城。新思南平坦阔大, 广场、大道、绿化工程, 与蹲缩在峡谷中的思南迥然不同。

腾龙峡是乌江进入思南县城前穿越的一道数公里长的峡谷, 水流奔泻, 山势如钢, 山崖断面, 如巨斧劈开, 大自然的生猛凌厉, 灌注于山水之中。若逢雨后, 烟霞曼妙于山间, 雾气升腾于江面, 峰峦拨云而偷窥, 天地相接而继续, 大自然的温情脉脉, 又弥漫在这溶溶波涛与蒙蒙山谷之间, 如梦如幻。思南城跃然于高峡出口, 如石破天开, 自然的烟霞缭绕着人间的烟火, 山城在大自然的烘托下, 总是显得那么健壮。因水而兴, 依山而建, 文明的火与火, 灼烧这片天空, 自然的灵与气, 滋养着灯火下的人群, 这就是思南, 一座永远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抗衡又相融的城市, 一座千百年来在高山下谦恭自省在急流中击涛博奔的城市。走进思南, 走进那一片云和水、山和月……

国内百名书法家赞贵州



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青海省方建光 书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石力 书

## 高山麦

■ 胡德江

端午节气, 小季接大季, 小麦刚收回家, 母亲连忙打麦子, 接上种包谷栽稻秧的大季。

我们家种了一坡岩春麦, 收得几百斤麦子, 母亲欣喜不过, 连忙喊父亲, 背麦子磨面粉。那时候, 寨子里只有一家磨面房, 磨面的村人们推起碾起, 父亲母亲不管等到天有多长夜有多深, 都要等到麦子磨成面。

高山麦, 做出的面条泥巴黑, 却有筋丝, 香面气, 全是纯手工。别看面条黑黑黑, 从自家地头摘来新鲜青椒、蒜苗、西红柿, 管它香油多少, 净炒青椒西红柿下面条, 吃面条像牛儿大口大口吃草把, 满嘴喷香。那时, 我们小胃口大, 吃着钵里的面着钵里的。吃不上顿的时候, 大大小小围着灶台, 母亲煮一把面条, 煮一砂锅洋芋丝, 一小柱面条拌一大钵洋芋丝, 吃得舔口咧嘴。

青红豆煮麦面疙瘩也可口。苞谷拔节高, 青红豆在苞谷秆上爬上一串串豆角弯, 母亲摘来煮麦面疙瘩, 一碗青豆麦面疙瘩汤, 清清爽爽, 面汤绵长, 我吃了一碗, 又添一碗, 边吃边看母亲笑呵呵, 母亲说: “汤汤水水的, 哪有干饭养人啊。”

端午, 最馋高山麦面馄饨, 馅子是香葱馅或韭菜馅, 菜多肉少。母亲一早就包馄饨, 我们家人多嘴多, 母亲一边包馄饨一边下锅, 总是供不了我们那张又饿又馋的嘴。忙了大晌午, 母亲才一个个喂饱我们。

父亲也爱吃馄饨, 我们吃馄饨的时候, 他总是蹲在门坎上抽叶子烟, 等我们一个个吃饱撒欢去了, 他才走到灶台边, 拿起碗往锅里捞, 见锅底剩不了几个馄饨, 停住了, 把我们剩在碗里的汤汤水水收成一碗, 几大口喝干了, 然后扛起犁头下田坝去了。母亲端起一碗馄饨追出去, 眼巴巴看不见父亲回头。母亲晓得, 他是留给他的儿子的。

高山麦不出种, 现在, 看不见多少人家种高山麦了, 也吃不上母亲包的高山麦面馄饨了。每年端午, 我要买起包皮和肉馅, 回老家包给父亲吃, 直到他过世那天, 吃最后一碗馄饨。父亲是突发脑溢血而死, 始料不及, 母亲说, 父亲过世那天, 还叨念小老二带来的馄饨吃不完。

父亲不在了, 母亲老了, 每逢端午, 我依旧解不了父亲蹲在门坎上抽叶子烟等我们吃馄饨的样子, 依旧想起鲜肉包皮回老家给母亲包馄饨。上桌的时候, 在父亲坐的位子, 母亲总要摆上一碗馄饨, 总要说一句, 小老二家那那(方言: 爹爹), 来吃馄饨, 别挂盼了。

## 那些灯盏, 那些光芒

■ 郭礼

桌上摆放的一盏米色布罩的台灯, 让我想起了从前的灯盏。

20世纪80年代初, 在表哥家, 我第一次看到了台灯。我带着惊喜又好奇的心情, 盯着那盏台灯上上下下地打量。那样一盏台灯, 在今天看来, 不论是材质还是材质, 都很简单朴素。至今, 我时不时还会想起表哥, 在灯下伏案工作至深夜的情形。那柔和的灯光, 正像表哥充满关爱的目光, 给了少年的我, 以温暖、平静和淡定。

当时的乡下, 照明虽然重要, 比起尚未解决的温饱来, 仍旧次之, 极少有这样的玻璃罩子灯, 绝大多数人家用的都是最为简易的煤油灯。

20世纪70年代中期, 老家村寨里驻过一个地质队, 他们有时候用电石灯照明。这种灯, 我之前只有模糊的印象, 连它的名字也叫不出来。电话问表哥, 因时间久远, 已没了印象; 接着又问族邻的一位长者, 也记不得了; 再问同村的一位村民, 他告诉我, 那是电石灯, 用一种类似石灰的矿物质, 加上水, 生成一种气体, 点火即可点燃照明。

在我印象中, 这位村民对生产生活中出现的新知识、新事物, 有着比较强的意识和兴趣。没有上过几年学

的他, 几个子女先后都考上了大学。这样一位村民, 以其勤奋和好学, 无声地影响了子女, 就像一盏灯, 照亮了孩子们成长的路程。

早年, 农村有一种手灯。把它唤作手灯, 其实就是煤油灯, 加了一个方框, 装上玻璃, 四方罩着, 出门时能够防风。就是这样一盏灯盏, 父亲在蛙鸣声中, 曾经提着它放水打田; 母亲提着它, 在无数个夜晚, 给自家的猪牛添些食物, 屋里屋外看看, 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一个家庭。所有的过往, 谁人眼里没有一盏灯呢? 灯盏的光亮, 陪伴着尘世的变迁, 以及每个人的一生。它们散发出的灼灼之光, 在那些黑暗的時刻, 给人们带来了信心和力量。

一盏盏灯, 照亮了古往与今来。谁人心中没有一盏灯呢?

曾经的乡村学校的老师们, 在灯下伏案备课、阅卷、批改作业。他们身处简陋之所, 于淡泊宁静之中, 心怀文明之志。很多像表哥一样的基层干部, 很多的乡村教师, 他们的坚韧与执着、牺牲与奉献, 在漫长岁月里, 像无数的灯盏, 发出灼灼光芒, 照亮了许许多多后来者接续前行的脚步, 点亮了乡土的未来。

有一些灯光, 照亮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一些光芒, 在走向未来的路上, 依旧温暖着人们的心灵。

## 从大杆杆茶到太极古茶

无边际地聊天, 偶尔起身, 看兄长的藏品和藏书。

那天晚上, 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茶的我失眠了。摆一副茶具, 坐下来烧水, 泡茶, 品茶, 这对我来说过于奢侈了。家里藏书无几本, 藏品自不消说, 一样没有。生活于我, 简单粗暴, 书香和茶香, 消隐于柴米油盐中。

2018年, 去杭州学习, 出租车师傅给我们介绍西湖龙井, 说他经常带客人到西湖边上农户家购买茶叶, 自家栽种的茶树, 自己手工制作茶叶, 非常地道。想来一趟杭州也不容易, 我们听师傅的建议, 到了一户茶农家, 一位50多岁的妇女拎出几麻袋茶叶, 从10000元一公斤到16000元一公斤, 各种价位的都有, 各种茶叶都可以当场品尝。即使是我这样的外行, 从色彩、质感到味道, 都能分辨出不同价位的茶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10000元一公斤的茶叶, 是明前茶, 芽叶细嫩, 在水中一杯棵挨挨挤挤地竖立着, 煞是诱人。当时我想, 如果爷爷还能健在的话, 我一定要买一斤上好的西湖龙

井, 带给老人家品尝, 只是, 这个时候, 不要说爷爷, 就是父亲也早已离我们远去了。

2018年夏季一个晴朗的日子, 我陪同老师拍摄千年古杉, 我告诉老师, 七星太极古茶的发源地——太极村, 离这里不远, 要不要去看看? 那时, 太极古茶已经拿了省级、市级的几个大奖, 但不要说与全国知名的茶品牌相比, 就省内而言, 仅仅靠拿几个奖, 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因此, 老师对古茶什么的不置可否, 倒是对太极这个地名很感兴趣, 说去看看。

太极村坐落在盆地中, 四面环山, 一条河流自南向北贯穿整个寨子。当河水流到一个低洼而相对平缓开阔的地方, 向左分流, 围着这个平缓地环绕一个圈后又汇合到主干河道, 形成太极图形。

老师不禁感慨: 是谁用这样的大手笔, 把这个太极图描画得如此栩栩如生! 对于作家来说, 这足以有文章的面世, 只是这篇文章老师只描述了太极的形胜, 而没有对后

来成为区域品牌的太极古茶作任何提及, 这就为老师后来寻访太极古茶留下了充分的理由。

4年后的今天, 茶产业成为七星关的龙头产业。七星关独特的气候、土壤、生态, 都很适宜茶叶生长, 青场镇的初都白茶、朱昌镇的大坡茶场、杨家湾镇的开林茶场, 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太极古茶, 在这诸多的茶产业中, 更具特色和底蕴。清明节后的一天, 由词作家、美术家、摄影家、作家组成的文艺小分队走进太极村, 走进山上的茶林, 走进制茶车间, 走进一户户茶农家, 寻访挖掘太极古茶文化。

从2015年树品牌, 建厂房, 栽茶树, 六七年过去, 山上千年的古茶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制茶工艺在重金请来的师傅指导下有了极大提升, 茶农们种茶采茶的兴致高涨。时值周末, 从早上到晚上, 大人小孩, 三三两两, 不时有人背着背篓, 提着竹篮前来茶厂销售采摘的茶叶。从一张张开心满意的笑脸上, 我找到了茶文化的真谛——让人民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 桔树花开别样香

■ 余里

清晨。推开大门, 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扑鼻而来。

这香气有些特别, 既没有蕙兰那么幽香, 没有牡丹那么馥郁, 也没有桂花那么浓烈, 而是一种淡淡的略带柠檬甜味的清香。

时下正是葡萄开花的季节, 我怀疑是庭院的葡萄开花了。

走近葡萄架, 新抽的葡萄枝叶间挤满了穗穗上百颗如芝麻籽大小的嫩绿色花蕾。葡萄花蕾分泌组织还未成熟, 不可能散发香味。

庭院栽种的植物种类不多, 除了两株占地面积较大的葡萄, 就是一些四季常青的棕树、铁树、尖叶芋、桂树和一棵桔树。开过花的植物只有葡萄和桂树。桂树是金桂, 要到八月才开放, 现在是农历阳春三月, 距离开花时间还早呢。

当脚步靠近葡萄架旁的桔树时, 我发现香气越来越浓。当目光扫描到桔树顶上的叶子时, 我顿时欣喜若狂——香源找到了, 原来紫

绕庭院的香气来自桔树。

桔树的繁枝茂叶间生出很多已开和未开的花朵, 还有不少未开的花蕾。此时此刻, 我想对着蔚蓝色的天空大声呼喊: 桔树终于开花了, 我梦寐以求的桔花终于开放了!

桔花不大, 黄豆般大小, 在嫩绿的枝叶间半藏半露, 若隐若现。春雪似的桔花, 白得让人心生怜爱。想伸手去抚摸的同时, 又怕带汗的指尖会沾污花的高洁、花的娴雅, 我只好作罢, 只好静静地瞻视。

抬指一算, 我栽种桔树已有24个春秋, 它本应在几年前, 甚至十几年前就开花结果了, 但年年盼望, 年年失望, 最后干脆绝望。妻子曾对我说, 桔树老不开花, 两斧头砍掉算了。我觉得还是不改的为好, 毕竟长势还算可以, 主干已有锄头把粗细, 一年四季郁郁葱葱, 即使不开花, 当作庭院的一般绿化树也可以。

就这样一年年过去, 该修枝还得修, 该锄草还得锄。桔树大概也知道自己不怎么讨主人欢心的原因

吧, 尽可能长出很多绿色枝叶来打破庭院由灰地和灰墙构成的灰色调子。

我常想, 桔树不能开花, 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吧。

桔树是我1998年在云南红河边防部队时栽种的。当时我已结婚, 又在团机关工作, 因而可以在家属区居住。我住的是临时配套房, 面积60平方米的样子, 客厅的前面有一个小阳台。我搬进去之前是组织股一位干事住的, 因工作调动搬走, 阳台上留下一小钵半死不活的墨兰和一个又大又深、种有一棵岩榕的花盆。岩榕的造型还算不错, 可惜早枯死了。兰草在妻子的精心呵护下, 很快就恢复了元气, 当年还开了几朵小花呢。后来在一次大扫除中, 我把那棵死岩榕拔了出来, 随垃圾一起清理掉。之后的半年多, 这个又大又深的陶陶圆形花盆就一直闲着。

某个周末, 一个人在街上无目的地瞎逛。走到街尾一斜坡上, 看见一老人在卖桔树苗。我走近看了看, 买了一棵有三枝丫、约40厘米